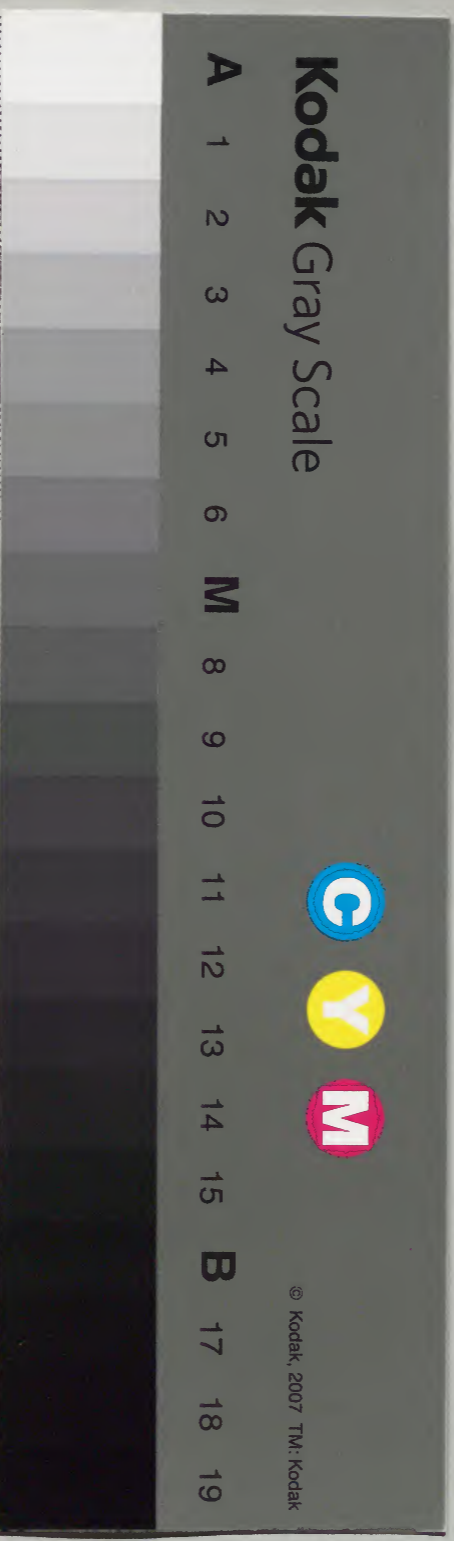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卷三十六之
四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2)		
函號	別	10	1



前漢書卷三十六

楚元王傳第六 章文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 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好書多

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曰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

曰白生魯國奄里人伯者孫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

浮丘伯秦時儒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

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

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

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

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

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

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

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

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

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

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壻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家婦師古曰史記嫂厭叔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音二一說其義得之

與客來陽為羹盞服虔曰音勞轅轅也師古曰以勺轅金今為聲也轅音洛又音

歷客以故去已而禍金中有羹詠是怨嫂及立齊代王

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

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曼羹金也

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

業文志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

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

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

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

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

邳侯邳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邳客歸復

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丁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

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子封爵皆與景帝即位以親親

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

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調為棘

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元王

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鞠及王戊

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稱疾

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

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

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

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有靡刑名也晉灼曰

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師古曰聯繫使

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衣之赭衣

使杵臼雅春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春之師古

曰為木杵而手春即今所謂杵臼者

耳非確春也宋初曰雅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

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休侯懼乃與母太

夫人奔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

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

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

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

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

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

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

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

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

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

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

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母後人有天

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

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

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

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

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師古曰辟音必亦友

彊音居良友又辟讀曰闕彊讀曰彊解在文紀太夫人

是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葬靈戶師古曰富傳國至曾

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

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

出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

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

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

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

臣共事服虔曰共議事也師古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

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光然之廼擇宗

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年三

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

月卒

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

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

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師古曰雜謂與他官共治之也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

殺青州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

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

譚遮德自言

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自言者申理公主所坐

德數責以公主起

居無狀

師古曰無狀無善狀也數音所具反

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

日望怨

承指劾德誹謗詔獄

師古曰承指謂取霍光之意指德實責數公主而御

史乃以為受譚冤訴故云誹謗詔獄

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

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

豫其謀議也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

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

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

蘇林曰反音惟備罪人辭使從輕也

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

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

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

坐鑄偽黃金當伏法

如淳曰律鑄偽黃金棄市也

德上書訟罪會薨

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夫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

諡繆侯

師古曰繆惡諡也以其妄訟子

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

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

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

師古曰名向字子政義則相配而述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靡所據憑當依本字為

勝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

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郎也輦

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既冠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徇武

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

與王褒張子儁等並進對

師古曰子儁官至光祿大夫見藝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

謂命也僂字或作蠲或作喬皆音鉅驕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僂方

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死祕書師古曰鴻寶死祕書並道術篇名

在枕中言常有錄之不漏泄也書言神僂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

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

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

尚方鑄作事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上

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

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

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

得減死也師古曰服說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

五經於石渠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復拜為郎中

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

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加官也百官

公卿表云諸吏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

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

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

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

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

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聞師古曰見於昴

與卷舌之閒也
卷音俱免反

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

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

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

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

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

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

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

獨夫動亦已明矣

應劭曰謂蕭望之周堪及向
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

且往者

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

文之閒卒為名臣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

說諫曰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

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

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

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

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仲舒

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

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

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

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

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

師古曰移
病者移書

言病也一日言以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
 病移出不居官府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
 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
 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遠更生
 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
 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
 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一吏
 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顯
 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

乃翟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
 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
 復進師古曰幾讀曰冀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
 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
 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
 不忘君倦倦之義也沉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又加
 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
 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各錄作士垂濟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
 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

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

示其備也於部樂尤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鍾鳴磬而百獸相率來舞言感至和也四海之內靡

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師古曰雜遝聚積之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

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

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也於歎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

清淨之化敬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

雍至止蕭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也

師古曰此周頌也於讀曰烏

解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

然禮記言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

諸侯皇皇辟音壁

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也穰穰

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我釐楚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後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

王之詩也良善也言人各為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衆小在位而

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

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師古曰此小雅

小旻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歎歎然患其上訛
訛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有違
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在勉
以為刺也歛音翁訛音紫

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啓啓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
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

黽勉從事也啓啓衆聲也言已黽勉行事不敢自當是
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嗷嗷然也啓音義

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
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

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已下至朔日沸騰
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

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有辛卯日交會而日見
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

惡之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
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

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為災異故令人甚哀也又曰日

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
言日月不用其

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天變見於土地變動於

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

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師古曰沸涌出
也騰乘也冢山

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會也懲艾也言百川沸涌而相

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尊卑失序咎與大

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為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

為非甚衆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
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

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
月繁多也訛偽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

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心為憂傷而衆庶之怨此皆不和
共為偽言以是為非排斥賢僞禍甚大也

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

並作厲王奔彘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韙命乃相與時

求安縣幽王見殺師古曰為大戎所殺後幽王子至乎

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師古曰平王周大夫祭伯

幸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而

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

卿而專恣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

南山云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諸侯

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師古曰謂

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宣

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

食三十六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

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二十九年九月

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

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

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

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一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

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

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

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

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

太水信二十三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生饑襄二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益信
十五年八月益文二年秋雨益於宋八年冬益宣六年
八月益十三年秋十五年秋益襄七年八月益哀十二
年十二月益十三年九月益十二月益隱五年九月
八年九月月螟莊六年秋螟皆是也益即螟也螟蟲之食
苗心者也益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師古曰謂
音終螟音冥衛州吁弒其君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子寤氏桓二
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七年曲沃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
七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十
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弒其君鄭子三十二
年共仲使圍人華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下騎賊公子
武闡信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弒懷公干
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君頹十四年齊公子尚
人弒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弒
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弒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
盾弒其君夷臯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十年陳夏
徵舒弒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襄七年鄭
子驪使賊夜弒信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二十

六年衛甯喜弒其君剽二十九年閔弒吳子餘祭三十
年蔡太子般弒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昭
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縊而弒之十二年楚公子比弒
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弒其君買二十七年
吳弒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弒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
十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十年齊人弒悼公凡三十六

亡國五十二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
太去其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

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
霍滅魏信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
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
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
江五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
八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楚滅舒蕭襄
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
鄆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
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
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
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

年宋公滅曹又邾滅須句楚滅權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
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三年

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三年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
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戎師古曰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
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音莫侯反

伐其郊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年
鄭傷桓王應劭曰
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禦戎執其使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子
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

丘以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
六年經書衛侯朔

出奔齊穀梁傳曰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應
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
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

也更音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

工衡反

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

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
糅和也

音汝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注中
壘校尉主北軍壘

音汝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

更相讒惡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

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

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

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師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患賢被斥日以乖離也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師古曰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晁聿消師古曰此亦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也麇麇盛也見無雪也晁日氣也聿辭也言雨雪之盛麇麇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賢者并與易同義用而小人誅滅矣麇音彼驕反晁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卽禱祀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卽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卽渾敦也鯀音工本反驩音火官反禱音徒高反禎音兀渾音胡本反敦音徒本反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

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

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

孟謂季孫孟孫皆桓公之後代執國權而卑公室也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師古曰叔

孫者叔孫通也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

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

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鄭

言石性雖堅尚可移轉已志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

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

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

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

二府奏伎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如淳曰二府丞相

古論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伎則如拔山

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

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譁也故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邶柏舟言仁而不

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

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

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卦九五象辭也言

子皆來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

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

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

戰之內

師古曰交戰謂宿衛者

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

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

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竄三苗於三危逐鯀于羽山也

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

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

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

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

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

消以為戒

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

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

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

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

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也臣幸得託肺附

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研木之肺札

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

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

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

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
之寤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
上欲以爲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
曰斷斷忿嫉之意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
也斷音牛斤反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
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
傷爲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
愚以爲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
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
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

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
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
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日
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
先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
心有常發憤悃幅張晏曰悃誠也幅緻密也師古曰悃
幅至誠也悃音口本反幅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
師古曰厭音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師古曰異不
甲反謂不伸也務自脩深惟其故而反曖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曰曖
與暗同又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
音烏感反

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
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
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義詆欺或引
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
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
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
所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
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言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
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
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

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兪八篇

師古曰擿謂指發之也音吐歷反

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

師古曰興謂比喻也音許證反

遂廢十餘年

成帝卽位顯等伏幸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

卿召拜爲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

蘇林曰三輔多既灌渠悉主之故言都水

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

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兄弟七人皆封爲

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

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師古曰

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

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

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
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必知向
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又之
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
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
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已為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
日一日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地始施之端也
日地統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
日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
師古曰諸家之說皆不備也言王者象天地人之三統故可也
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難也
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也裸灌也也將行也
祭于周行裸鬯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喟然歎曰
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
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曉同無知之貌
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
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
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當戰
粟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

居霸陵北臨廁服虔曰廁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麓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

陳漆其間應劭曰斷斷也陳施也孟康曰斷絮以漆著其間也師古曰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

是也故云以北山石為椁紵絮者可以紵衣之絮也斷而陳其間又從而漆之也紵音張呂反斷音側畧反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

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開隙也無可欲謂不寘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錮謂鑄塞也

云錮南山者取其深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大假為喻也錮音固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槨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

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後世聖人易之

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師古曰在

縣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壠冢墳也舜葬蒼梧

之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

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龍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

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由畝皆如故耳非別義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待記也文武周公葬

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臣瓚曰汲郡古之畢西北四

十里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

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樗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

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

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

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

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壙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

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

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

聞之古者不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秦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歛以

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射也

古曰瓚說是也而號曰師古曰號謂骨肉歸復於土命

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

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

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其

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

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魋為石槨秦相

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

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

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則始皇父也皆大作

丘隴多其瘞藏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

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師古曰阿曲也下錮三泉上崇山

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李奇曰

遊戲之觀也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中以為離宮別館也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

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孟康曰作機發木

也晉灼曰始皇本紀命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

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開美門皆殺工匠也師

古曰晉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殺多宮人生

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

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師古曰言至其墓所者皆發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塚藏者音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師古曰小雅篇

名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于上

淵也喻宣王之德如澗水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師古曰室室

其廷有覺其楹君子攸寧也子孫衆多謂維及魯嚴公

熊維熊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師古曰即莊公也孟康

也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
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師古曰埤下也音婢積土為
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
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
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
其居處也臣甚惛焉師古曰惛謂不了言惑於此事也以死
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
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
之人又何為哉陛下仁慈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

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
亂君競為奢侈此方丘龍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
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
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
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
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應劭曰撫音師
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韋玄成傳書奏上甚感向
及蕭望之傳規撫音議皆同其字從木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嬪嬙好也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

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占只婦與國顯家可法則及孽
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
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
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
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
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
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
師古曰象古累字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
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
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寧

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師

曰衍口且反剽匹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師

照反解任五行志十四人也雍樂詩名徹饌奏之皆僭王者之禮並尊國

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笄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

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

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戒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

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

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後也

之則致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李奇曰

凶害也政而反大夫為政也臣贊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師古曰

大夫即卿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

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

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專國擅執

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

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

恣雍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

於望夷之宮閭樂以兵殺二世也師古曰博物志云宮

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臨涇示作之以望北夷此說

非也胡亥葬於宜春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

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皆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

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

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

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魚鱗左右師

曰言在帝之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

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

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師古曰東宮尚書九卿州牧

-5 148 35 885" data-label="Text">

郡守皆出其門師古曰言為其僚吏亮執樞機明黨比

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

稱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內有管蔡之萌外假

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

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

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師古曰皇甫

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物盛

詩人刺之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

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宋祁曰微作微孝昭帝時

冠石立於泰山晉灼曰漢注冠山石名臣瓚曰冠石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

石也師古曰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事彥良在

孟傳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

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

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

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師古曰阜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

臣士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也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

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如淳曰內猶親也而孝宣皇太后反外夫家也

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

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師古曰言社稷不安則帝身亦不得久事皇太后也天下幸甚書爰天子召見向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

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

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

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作壅向惡此異

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

禹母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母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

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

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謂成數之不滿者也音居宜反漢興訖竟

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

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

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

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師古

也彖辭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

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

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

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

時之孟月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

當見四仲也伏東出西當伏西無雲而雷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

有畔心象獨號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地枉矢夜光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

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月

孽火燒宮師古曰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都門內崩

師古曰內齊而壞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

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

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

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

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孝

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

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

日流星也下墜地為天狗皆祲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
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
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
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志
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
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
氏故猥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數意也奸犯也猥音懇奸音干今
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躔反有識長
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

以圖

孟康曰佯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日說

天文

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

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

師古曰謂召入也

然終不能用也向每

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

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

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

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工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

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

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

師古曰扶謂扶持佐助也

居列大夫官前

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

三子皆好學長子汲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

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

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

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

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實七十二人指

其言成

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

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扶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並不與歆意

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

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

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

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

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

旅之陳師古曰邊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邊以木曰豆邊音邊孔子之道抑而孫

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

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

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

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

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

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

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眾書往往頗

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

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

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

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

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聞焉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三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音古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廢生莫反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

就寡分文折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

廢遺

師古曰比合也經執有廢遺者真得與立之也此音頻察反

今則不然深閉固

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師古曰猥苟也苟之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

欲

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

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

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

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

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傳過猶誤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

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

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妬道真

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妬道執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

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

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

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

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

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

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景帝崩王

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
為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
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
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
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
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師古曰孫況
即荀卿也傳曰聖

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
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畧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

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師古曰言
其究極根

本深有
意也鳴虜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
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前漢書卷三十六終

前漢書卷三十七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張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

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

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

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

自到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師古曰衣著之也置廣柳

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字也晉灼

曰周禮說衣娶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字所謂車

者耳非此之謂也也音扶晚反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雜

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說曰季布何罪

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

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君何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

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

許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隙上乃赦布

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

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

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

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

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

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留反噲又面諛

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

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

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醜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

近謂附近天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見罷師古曰既

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攽曰見罷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

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

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師古曰窺見陸

下淺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

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其金錢事

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

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

金錢也劉攽曰招權謂作為形勢招權歸已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事貴人趙

談等李奇曰宜者趙談也與實長君善服虔曰景帝身布聞寄書諫長君

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

布師古曰欲得實長君書與布為已紹介也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師古曰

師古曰說讀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

於布發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此聲梁

楚之聞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

下顧不美乎師古曰顧念也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

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

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

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

長之禮師古曰禮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師古曰中司馬

尉郅都師古曰尉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師古曰詐

之賓客師古曰賓客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

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孟

曰丁公及彭城賴師古曰賴謂丁公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

也兩賢高祖自謂耳師古曰耳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

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與丁公引兵而還及項士

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曰丁

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

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

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

真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

師古曰趣讀也舉汝也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

而欲投之於湯也趨讀曰趣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

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

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

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

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

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

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

功封為酈侯蘇林曰酈音輸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

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太

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養

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姓樂名鉅也為人廉直喜任俠

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

教以爲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
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
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
安趙王教事白得出廢爲宜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
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
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
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
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
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
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

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
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

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而匈奴

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

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

之哉師古曰敵與耶同言下敵之令戰也敵字從支讀音不反是乃孟舒所以爲

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

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

其狀也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今梁王不

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

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

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千人笞怒

之師古曰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

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

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

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師古曰

而坐暴露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

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

名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

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

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奉稱意拜為京輔都

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

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方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

數矣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奉拔也孟康曰

是奉音騫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加典字云身屢典軍非也可謂壯士及至困危奴

僂苟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僂苦戮字也奴僂謂髡鉗為奴而賣之也彼自負

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

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

梁謂感念局狹為其畫無俚之至耳張晏曰言其計畫

小節槩音工代反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

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此為其計畫無所聊賴至

於自殺耳師古日晉說是也樂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

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死者難處死者難也

前漢書卷三十七終

前漢書卷三十八

高五王傳第八

漢 蘭 臺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 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濞

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士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

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

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

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

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康熙壬午奉重修

前漢書卷三十八

列傳

一

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采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
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鬻似此
其例也豈以諸為姓乎鄭說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非矣共讀曰恭其下類此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

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

言者還齊也師古曰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

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

音材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應劭曰鳩鳥黑

野葛以其羽畫今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

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

問知其鳩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脫免也言

聖齊國也脫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太后獨有帝

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

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

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師古曰為齊王夫

之所以自媚也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

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之九四年高祖崩

呂趙王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宅

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
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音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
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師古曰謂不之也棄國自快中野兮
蒼天與直師古曰天色蒼蒼故曰蒼天于嗟不可悔兮
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棄趙國而快為王餓
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
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

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
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
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惠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
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當
山郡諸侯怨吳楚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
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
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遽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
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
脫去一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
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

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塞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恩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

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

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闔為齊王志為濟北

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辟音壁又讀曰關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

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王師古曰酈音

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他皆類此明年哀

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

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

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王友幽

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

年三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

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

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

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比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

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劉放曰乃父直謂王肥耳若

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若章曰臣知之太后曰

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種者言

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

置之令為藩輔也概音冀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章追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

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

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為其

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

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

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朱

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

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

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乃發兵入衛王

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

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

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

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

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

自以兒子少年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

高帝將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以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

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

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

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

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

孫也師古曰適讀曰嫡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

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遣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

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

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

齊國為四

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

忠臣進諫上或亂

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師古曰言等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

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下

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橋

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

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

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

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

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

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

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

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

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

如淳曰訪

猶力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

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

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

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

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

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

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

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

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

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身妾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勃謂鬼神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

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邳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

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

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

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諸子乃割

齊二郡以王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

薨而匈奴大人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

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

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王自

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逾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

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音皮彼反又讀曰疲至十五年齊

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

惠王適嗣之絕師古曰適讀曰嫡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

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闈以

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

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

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孝文十六年六王

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

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之同反齊孝王狐疑

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

西膠東與菑川濟南共圍臨菑後云膠西膠東菑川三

國各引兵歸則此三國無濟南王也然初言四國共圍

齊又言三國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

疑必有誤

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

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齊

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師古曰趣讀曰促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

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

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

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

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

日平陽侯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

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

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

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首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

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

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

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

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

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

宦者人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

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

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

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

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

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師古曰風讀曰風紀太后怒曰王有

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

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

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

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

女二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

女及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

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寔淫聞於上師古曰寔古浸字也寔淫

簡言漸主父偃出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

苗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眾殷富鉅於長

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

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師古曰從音千容反及吳楚時孝王幾

為亂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

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

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

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

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用心不平天子亦困因

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

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

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

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齊

曰比近也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

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也令奉祭祀志立三

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

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

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

與被席師古曰與讀曰預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體

也音郎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

曰去除也音止古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

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

臣夫婦之別悖逾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

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

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恭時絕

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

孤立亡藩輔師古曰激感發也音工歷反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

曰填音竹丹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

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

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

王表附益言欲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前漢書卷三十八終

前漢書卷三十九

蕭何曹參傳第九

漢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何沛人也以文毋害為沛主吏掾

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

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長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簡人謂之害故貴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為入毋害於行則可以為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

韓信又云無行不得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

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高

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繇讀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

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

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

御史監郡者凡有事皆與從事共辨之何迺給泗水

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事第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

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

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於朝廷徵何用之及高祖起

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師古曰督謂監視之也沛公至

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滅之沛公具知天下

院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

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

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

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

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

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

死也何曰今聚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

不取及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

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日語古語也言地之有漢若

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噴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誑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師古曰信讀曰伸古通用字臣願

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

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

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

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給軍食漢

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

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

其研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應

曰上來還乃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遞去何常與

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

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又漢三年與項羽相

俗語猶然他皆類此屬音之欲反距京索閒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以下

亦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當時有識之士姓鮑而為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

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

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

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鄭侯文穎曰昔贊師古曰

先封何者謂諸功臣舊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鄧屬南陽解在高紀。宋初曰素隱鄒氏云鄧屬沛郡音嗟屬南陽則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嗟也在食邑八千戶功臣

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師古曰顧猶反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

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繩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狗縱音子用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今諸君

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

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上已僥功臣多封何應劭曰僥屈也師古曰音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謁者

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逐者數矣

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今召而數萬眾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

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

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師古曰數音所具反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

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

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未

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

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

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

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

人送皆二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

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

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

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師古曰召讀曰邵召平者故秦東陵侯

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

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

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

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恐其為變故

守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

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

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

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

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

曰孳字與夜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

不多買田地賤貫資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貫賒也

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

道上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

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

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

得入田毋收橐為獸食師古曰橐禾稈也言恣人田之

音工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

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

之也侍謂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

侍天子也進而請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

于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

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

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

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

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

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

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

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

出外自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築紼主而相

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

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

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

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讀

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墻也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

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

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

陽皆南陽縣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

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

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

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

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

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

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

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

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

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

減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繚長喜為鄼侯蘇

林曰繚音人是擊躡之學鉅鹿縣傳子至會孫王莽敗乃

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

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

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

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其在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

師古曰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公音房豫也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師古曰東下薛擊泗水守軍

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晉說是也

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

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

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祁音越師古曰狐父祁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又音

甫置若今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之驛也

戚及亢父師古曰亢父音抗甫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

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

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

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

屬碭郡師古曰為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

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杠里大破之道北西至開封擊趙

賁軍破之師古曰賁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

於曲遇師古曰曲音立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

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知淳曰從西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書爵名也

前漢書卷三十九 列傳 八

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

鄉之從南攻犇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陷陳

取宛虜齧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齧降封為

傳從西攻武關曉關取之師古曰前攻秦軍藍田南又

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

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雍齧蘇林曰右扶風擊章

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壤擊三秦

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

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

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三秦使章邯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

曰在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師古曰且音于餘東取

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

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

千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

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

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

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

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

遂邀軍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大破之因攻安邑得

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

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

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蘇林曰鄆太原縣也

音一戶反又音乙據反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

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

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

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

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

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又音直庶反漯音宅合反鬲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

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同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

蘭師古曰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

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韓信立為

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

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

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

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

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敖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王將

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斬還定

竹邑相蕭留

師古曰四縣名

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

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踞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

人如淳曰踞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

孝惠元年除諸

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

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

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

師古曰數音所具反

言人人殊參未

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

師古曰蓋音古蓋反

善治黃老言

張晏曰黃帝老

子之書

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

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去蓋公焉

曰舍止也

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

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

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說私屬官主家

事者也趣讀曰促謂速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

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參去屬其後相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

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

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孟康曰夫獄市者兼

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父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

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始參微時與蕭何善

及為宰相有隙

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封賞每在何後故怨何也劉奉世曰此特師古

意料之爾

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

變更壹遵何之約束

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更

擇郡國吏長大

孟康曰取年長大者 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

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師古曰斥卻也 日夜飲酒卿大夫

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 來者皆欲有

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 度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師古曰度音大名各反飲音於禁反 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

所啓 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師古曰呼音火

故反其下並同 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 廼請

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也坐音才臥反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密為中大夫師古曰密

音張律反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

故也與讀曰歟 廼謂密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師古曰汝也 曰高

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

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密既洗沐歸時聞自從其

所諫參師古曰間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 參怒而笞之二百曰

趣入侍師古曰促 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

參師古曰讓責也 曰與密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密為何治也治音丈吏反 乃者

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

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

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

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參為

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

一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

清靖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密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

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

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

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至今八侯○劉放曰八侯字疑衍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

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

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

初興故以日月為喻也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

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

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

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師古曰冠謂居其首為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為後

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前漢書卷三十九終

前漢書卷四十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

應劭曰大父祖相父開地名也

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

師古曰釐悼惠王讀曰僖

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

事韓

○宋祁曰宦疑是嘗字

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

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

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凡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音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

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

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

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也今有亭師古

音浪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師古曰狙謂密伺之誤中副

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師古曰索搜也求

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

圯上

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圯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圯水

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臣泌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

圯及今有圯水縣字音許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

橋為圯在土部本從土得寫蓋誤從圯合從土作願音

下文墮其履圯下並作圯字校定○劉放曰予謂若本

實作圯則應劭無緣解作圯上疑圯亦自為願音而釋

為橋也譬如贍辭作澹圯爾矣然則圯字從水亦未為誤

而校定亦未宜從土也○宋祁曰舊本圯從水張泌改

作土謂從水者是江有圯之圯音詳里反余謂泌說非

也近胡旦作圯橋贊字從水且碩儒也予嘗問之旦曰

圯音願向所疑憚說文從圯圯蓋本字原後人從水未容

無義泌改從土奈應注為圯水之圯又何有一老父衣

以辨應之誤耶用此尤見張泌之率爾也

禍至良所師古曰禍制若裘直墮其履圯下師古曰直

曰正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

擊也音為其老迺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

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曰孺子可

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

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

會師古曰放良今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

會師古曰其下亦同蚤音早

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項父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為書故云一編編

音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

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視

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

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

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

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

服虔曰良歎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官名也

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

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

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

梁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

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賴川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

擊楊熊軍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曉關下軍師古曰曉音亮

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

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云賈豎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魯所表已軍之

多誇示敵人令酈食其持重寶暗秦將師古曰暗音徒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主和沛公

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

如因其解擊之師古曰解讀曰解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

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

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

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

素以為質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逾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

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

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

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

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秦

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

略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

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

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珠二

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

地脈度曰日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且行

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

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

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

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

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

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

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

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

布而使人連彭越師古曰與相連結也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

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

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

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權弱也音女

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日昔湯伐桀封其後祀武王誅紂封其後

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

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

楚必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

佩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佩謂授與六國使帶也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

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

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壽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

也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昔湯武伐桀

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師古曰度音天各反今陛下能制

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

閭表謂顯異之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封

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

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

古曰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八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

殷事以畢偃革為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

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

之塋晉灼曰在弘農閩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考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圍三百里即謂此

也其山谷今在閩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輪積今陛

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師古

曰左者言其乖避而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

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

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之辭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

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母彊六國復撓

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若復立六國皆

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

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令趣銷印師古曰趣讀

曰促師古曰促也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

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

至陽夏南師古曰夏音工雅反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

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

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

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

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

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

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

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屬音之欲反良曰陛下起布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列傳

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族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恐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計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

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

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師古曰穀穀山也龜龜池也音酒背河

鄉師古曰鄉雒其固亦足恃讀曰嚮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

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

中師古曰沃者漑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漑灌之利故云左穀函右隴蜀沃野千里

沃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郡之北與胡相接

之地可以畜牧者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也養禽獸謂之苑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諸侯也輓音晚

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

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

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

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

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

師古曰言日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

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

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用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師古曰嫚與慢同

古傷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

能母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單辭安車因使辨士固

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

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單辭厚禮迎此

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

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

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

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

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

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

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

為上泣師古曰因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

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疾彊載

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諸將不敢不盡力上

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

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惟思也

迺公自行耳師古曰迺公汝父也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

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見上曰

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

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

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

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

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

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

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

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

平之護謂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

也召戚夫人指示曰師古曰視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

輔羽異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汝也戚夫人泣

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

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

飛而直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音增繳音之若反

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音口穴反戚夫人

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欬音稀又音許氣反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相國良勸高祖立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

事甚眾師古曰從音千容反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

史著音竹助反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

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

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服水

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謂仙道高帝

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飲曰人生一世間如白

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

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

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實
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狄臘祠黃石子不疑嗣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

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

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孟康

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

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

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

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

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平亦以

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借也以席

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

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為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

乎卒與女為平貧迺假貨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

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

事迺父事嫂如事迺母師古曰迺汝也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

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宰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且反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迺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杖劔亡度

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

王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羸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

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迺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

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

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

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師古曰說問讀曰悅

日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

典護軍諸將盡謹師古曰謹躡而議也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

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

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

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

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平

雖美丈夫如冠王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王

也有聞平居家時盜其嫂師古曰盜猶私也事魏王不容亡而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兩古曰中音竹也反今大王尊官之令護

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

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

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一說即微生高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

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

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師古曰遂猶竟也今又從

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

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

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

王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

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

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

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

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

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耻者亦多歸漢如淳

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

即定矣然大王資毋人師古曰資謂天不能得廉節之

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顧念也彼項王骨體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務且音子不過數人耳大王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閒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閒音居

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

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

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

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

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

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

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使歸

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

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

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

前漢書卷五十四

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榮陽

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

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

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

迺厚遇齊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

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

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

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

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

陛下兵精孰與楚師古曰與如也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

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

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竊為陛

下危之上曰為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

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讀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

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

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

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

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

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

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

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

背本矣師古曰若如也廼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

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

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祕世

莫得聞高帝南過曲塗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

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塗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

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塗侯盡食之

除前所食戶騰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

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

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

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

噲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諸毀之它皆類此高帝怒曰噲見吾病廼

幾我死也孟康曰幾幸我死也幾音興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平至軍中即斬

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

功多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類夫有親且貴帝

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今上自誅之

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師古曰反載縛兩手也

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

師古

曰未至京師於道中聞高帝崩

平恐呂后及呂類怒廼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

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就

成也言畏讒毒已者得其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以為郎中

令曰傳教帝

如淳曰傳相之

是后呂類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即

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為右丞

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

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

之還擊項籍陵廼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

師古曰鄉讀曰嚮

陵母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

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

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

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

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問左丞相

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

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

始與高帝啜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啜小飲也音所甲反今高

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

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西折延爭臣不如君全社稷

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

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

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敷音同十年而薨陵

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其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

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符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

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師古曰不治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

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

頹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為丞相不治

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

質呂頹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

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譖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

呂為王平僞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

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

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勃平功多矣師古曰言文帝以李勃俱舊

臣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

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

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太

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

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

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

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

師古曰洽霑也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主

曰主者為誰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

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音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

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

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

日驚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驚音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

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

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

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

相師古曰顯與專同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

坐略人妻棄市王陵亦至玄孫坐耐金國除洋陽侯食

其免後三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
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
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也地理志屬徒

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常

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賔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

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

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

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杆敵勃

擊破章邯之殿也殿音丁見反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

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音昏

新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

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

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

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

襄賁令師古曰賁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

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

前漢書卷四 列傳 三

音奔尸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

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

救漆師古曰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

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卽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

之西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攻上邽師古曰東守嶢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追籍籍

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

陽陳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

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

在馳道有功也戰功曰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

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

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擊胡騎破之武泉北

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

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應劭曰砮音沙

齊恭曰砮音赤坐反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

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豨乘馬

反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為

門守國

師古曰國者門守之名音下頓反

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箕

肄將軍博

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肄音去二反博者亦稀將之名也

定屬門郡十七

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稀靈丘破之斬稀丞相程縱

將軍陳武都尉高肄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

國代樊噲將擊下剡

師古曰剡幽州剡縣也音計

得綰大將抵丞相

偃守陘

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

太尉勃御史大夫施屠

渾都

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

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

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

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

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

人

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

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

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為人木彊敦厚

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

高帝以為可屬大

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

之

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以賓主之禮也師古曰鄉讀曰嚮

趣為我語師古曰趣讀曰

促謂令速言也

其椎少文如此

服虔曰謂訥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備師古曰椎謂樸

鈍如椎也音直推反

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

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

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

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

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

以計詐名宅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直以

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

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

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

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

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持兵罷

師古曰什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

蟻也音赴燕吳傳云張釋今此作釋參錯不同未知孰是也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

帝曰欲持我安之乎師古曰言往何所也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

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

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

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

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

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

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

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

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

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

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

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主

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

立也辭對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迺書牘師古曰置

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日以公主為證公主

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故獄

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

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昌黎提

文帝應劭曰陌領黎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昌黎師古曰昌黎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

音徒曰絳侯絳皇帝重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

聖時尚不反況今更有異乎師古曰絳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

縣願欲反邪師古曰願猶倒也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

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

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

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

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劭曰許負河內温人老嫗也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責重矣於人臣無二

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卒

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

視我師古曰視讀曰示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古曰

日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

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蕭字其音同耳文帝後

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

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

滿師古曰彀張也音邁。劉奉世曰言彀弓弩是也敵未至何遽持滿何時已乎此二字疑衍天子

先驅至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

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

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

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

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

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師古曰謝

也告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

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師古曰鄉讀曰

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

久之月餘三軍皆罷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

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

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

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

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

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

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師古曰輯與集同此知將軍且行必置

間人於殺黽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

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間抵至也

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

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祥至太尉如其計

至雒陽使吏搜殺黽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

夫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集也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

東北走昌邑師古曰走音奏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

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

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

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

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

果奔西北不得入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由奔之蓋亞夫令

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攻不知遂失實也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

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以太尉計謀爲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武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卽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君在時

竟不得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

帝趣侯信也師古曰趣讀曰促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

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壞之意也音才與反

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

侯之卽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

廼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

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箾師古曰箾大無切肉又不置

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

曰此非不足君所乎

孟康曰設裁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族

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

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

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

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

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

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

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

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

說是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

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

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

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

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

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

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

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

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太貌也反若婦人女子

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師古曰子羽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字貌惡而行

善故云然也

學者多疑於鬼神

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

如良受書老父

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

師古曰離遭也

豈可謂非天

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

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

師古曰故謂中屯難也

平竟自免

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

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

伊周

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

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

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

師古曰戇愚也舊音下紺反今讀音竹巷反

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迺所及

白迺汝也言汝亦不及是也

終皆如言聖矣夫

前漢書卷四十終

